

我家原来住在中山公园附近,在我的青少年时代,是追着中山公园牡丹亭里的牡丹度过的,那满坡满地的牡丹,红、黄、白、紫,花开时节动申城,更让我这个少年人激动不已。

后来成家生子,我家的住房很紧张,说是二室一厅,那个厅也实在够小,3岁的儿子稍一折腾就撞破了头。望着泪汪汪哭泣的小脸庞,改善居住环境列为家里重大实事工程。

2002年,我们全家搬迁至徐汇长桥社区新居,离开中山公园虽然是百般不舍,但在选择新住处时,就是看准了上海植物园这个更大的公园呢。

上海植物园每年春秋两季办花展,作为一个媒体人,我每年都用相机记录下家人赏花的点点滴滴:樱花满天、洋水仙和郁金香铺地,还有我一直非常喜欢的“国色天香”……这里不愧是沪上著名的植物王国,“花开的声音”非同寻常,每

倾听花开的声音

殷志军

一个花开的声音都是感动。

花开的声音,是我们一家三代的花样日子和变迁。光阴如梭,一转眼父母亲年迈了,从以前亲自推童车游园到坐轮椅赏花,赏花始终是我家的主要生活方式,母亲退休后帮我带儿子,每天晨起,总要舞刀弄棒地去上海植物园健身,一身热汗后回家买汰烧,生活十分充实。2007年11月老爸去世、母亲又不幸中风,只得终身与轮椅为伴。深受各种打击的母亲,植物园的繁花成了她的陪伴,由我儿子推着,她就在轮椅车上为儿子当起了向导,她可以说出各种花的名称和习性,这成为她最幸福的事情,心情和身体都在向好。

花开的声音里有我近半生的职场奋

斗。作为一个记者,植物园是我重要的采访地,每年上海植物园花展都留下我的新闻作品:从郁金香花展到樱花街打卡;从植物温室园艺至穿着旗袍、汉服免费游园的市民;从夏季暗访夜精灵、捕捉昆虫身影到认养植物、亲子种植园地,虽然上海植物园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新老更替,可花展依旧,春夏秋冬,声声不息。

花开的声音中“旗袍美人”往事依稀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2015年5月23日下午,作为2015上海(国际)花展的压轴大戏,沪上首场“旗袍花艺秀”在上海植物园精彩上演的一个场景。主办方通过各种媒介向市民发布了“旗袍美人”的招募信息,引起了强烈反响,连丹麦、意大利外国友人也为旗袍而动,那一天,

“30名旗袍美人”在植物园T台走秀,我与摄影记者老雷为“花艺旗袍秀”编发了不少新闻作品,还极力鼓励妻子穿着结婚典礼时穿过的旗袍入园,融入这一人文艺术氛围中。

我爱大自然无限春光,留恋自家门前的“后花园”——上海植物园。相信,我家与上植园的故事还会有更精彩的续集。

倾听花开的声音,便是我家的日常。



刊头书法 李自勤

家,简单一个字,能引起无数人情感的共鸣,家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,也是最终的归宿。可家到底是什么呢?

奶奶说,家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再见,是爷爷,是在一起。

在奶奶最深的童年记忆里,她的父亲远在大西北赚钱养家,却不慎摔倒,病危。奶奶与她的母亲连夜赶去西北,最终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到父亲最后一面。那些应该说却没有说的话,终究被哽咽在嗓子里。七八岁的女儿第一次那么接

家

紫阳中学 钱婧怡

近死亡,奶奶说,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要为“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。

奶奶前半生艰辛坎坷,后半生却被爷爷治愈。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,当兵是件很光荣的事,爷爷奶奶都是文艺兵。那一天,爷爷与奶奶在礼堂的后台相遇,一见钟情。

爷爷说,家是相守,是深情。

1981年,因为爸爸的出生,爷爷和奶奶一起退役。退役的前一天晚上,爷爷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最后,再次在镜子前换上了军装。以前天天穿着军装,没什么特殊的感觉,那些感情被深埋在心里,等到要对它说再见的时候,才忽然间喷涌而出。爷爷在镜子前,从深夜站到了白天,不断地抚平军装上的褶皱,奶奶就在床头陪着爷爷。奶奶说,爷爷穿军装最帅。爷爷说,他们有了一个家,也深刻感受到自己

对祖国的依恋。

爸爸说,家是热热闹闹,是借根葱借头蒜,是你有困难我来帮,是弄堂里的“我们”。

1984年,爸爸与奶奶爷爷搬进了小弄堂,十几户人家生活在一起。爸爸打小就会串门,每次回来都是“收获满满”,每次都都会把好东西分给弄堂小伙伴,一起玩游戏,跳房子,看着女孩子们跳绳子……

当时每户人家生活都并不富裕,但邻里间总会时不时互相送点东西,有时是几颗苹果,有时是家里多烧的饭菜,都是点滴情谊。

那年,爷爷奶奶卖掉了家中所有收藏的特种邮票,只为买一台七寸的黑白电视,去看中国女排的比赛,整条弄堂的男女老少一下都“轰”进了爸爸家里,很热闹。

我说,家是国家,是相濡以沫,是永不分割,是无数个小家组成的大家,是中国。

2016年,时间很奇怪:32年前,爷爷奶奶陪着爸爸看女排;32年后,爸爸妈妈陪着我看女排。电视机由七寸的黑白变为四十五寸的高清彩色。当中国女排胜利的那一刻,我甚至听到隔壁邻居的欢呼声。我也很激动,却在某个不经意转头时看见爸爸妈妈热泪盈眶。当时的我已经迷迷糊糊感知到了这样的情感来源,而随着我的长大,我更深刻地体会到——家国情怀。

在冬奥会上,当看到苏翊鸣在中国单板滑雪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时,我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。家国情怀,无论在何时都是一条纽带,把你我连接起来。

奶奶的蝴蝶牌缝纫机被擦得发亮,爷爷的军装依旧一尘不染。奶奶说,想不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时代会那么好,从绿皮火车到磁悬浮列车,从自行车到私家车,现在的生活很“快”,但有时还挺怀念以前的慢生活,那些旧物件里满满都是回忆。爷爷说,时间过得快,好似昨日还穿着军装,今日就在国家的政策下安享晚年;昨日才有个小家,而今天有个百年的大家。

依稀记得,三年级第一次戴红领巾时,爷爷帮我整理衣领,摸摸我的头,告诉我“莫做神州袖手人”。



◀ 国画《牡丹》
▼ 国画《尘世沧桑几劫灰》



书画艺坛

刘蟾

著名书画家刘海粟、夏伊乔之幼女。现任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艺委会名誉主任、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名誉馆长、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名誉馆长(常州西太湖)、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,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。

